

LOVE
LANE EC2

交加街38号

陈宁著

L'amour quotidien

作家出版社

L'amour quotidien

交加街38号

陈宁著

I247.7
1402

作家出版社

(京权) 图字: 01 - 2013 - 174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交加街 38 号/陈宁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3. 5
ISBN 978 - 7 - 5063 - 6886 - 5

I. ①交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67943 号

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0 × 205

字 数: 60 千

印 张: 4.625

版 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886 - 5

定 价: 2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九月娟姿 朱天文

很像是，爵士乐，这本《交加街38号》。

起初，我家后邻社区的警卫先生给我一张爵士原创专辑《存在》（Pure Existence），现场录音的钢琴独奏，觉得我们家一定有听不懂甚或听不下去（他说他自己初次听就是），便亲手写了两页说明，其中几句描述得无敌准，他说：“刚开始五分钟，目光投向观众席，或许寻找同好友人、大师级人物，或许投石问路，所以一指叮叮叮……不太愿意弹……”

这位钢琴爵士独奏人二十四岁，时与地，是上个世纪最后一年的六月初夏在台大十方乐集演奏厅。这张专辑获得年度爵士乐评审团大奖，及“Listen最美的声音”诚品年度回顾推荐音乐。之后，这位年轻人离开他十年演奏生涯的台北，去比利时研习小号，与各地来的爵士乐手一起表演，深夜骑脚踏车回公寓，旧城区的石子路结起了薄冰。三年后，年轻人迁居巴黎（陈宁的巴黎），在Belleville的公寓里全心投入小号练习。在第四区的酒吧表演时，年轻人缓步在乐团的前奏里走到台前专注吹出心中的乐句，酒客熙扰，认真的乐句，吹给假设中有一个无比知晓他的人听，如果假设中这个人存在，他会听见乐句在诉说：“没有人知晓，日复一日，我是如此焚膏继晷的练习着。”（啊《风格练习》

陈宁的上一本书)，这样又三年。

第七年他回来台北，乞灵于三百年前来台祖而创作十段音乐，专辑名之为《鹿港》。他的爵士乐团有萨克斯风，低音提琴，印度塔布拉鼓，和他的钢琴。又还是初夏六月录的音。而陈宁有句子，六月下雨，七月炎热，然后，八月宁静。

九月呢？放假的巴黎人回城了。陈宁说，先是邻居带着一身古铜的晒色陆续回来，咖啡店遂重又摆起桌椅，面包店端上出炉面包，时装店挂出季新衣裳，城市从午睡中悠转醒来，夏日刚尽，秋天已至。九月，年轻人的爵士乐团录制第三张专辑《倒影》，双碟片，一片三重奏爵士曲目，一片合集了每位乐手的原创曲而做四重奏。年轻人的一首原创曲叫《Louis》，写给他一岁多的女儿露意丝，我大吃一惊，流年暗中偷换，年轻人也做了父亲。

来年三月，年轻人弃世。弃世，他父亲用了这个语汇来表达他因为跟乐团在录制新曲，不能昏睡所以断药，终至忧郁症严重爆发而弃世，三十三岁，葬在他法国妻子的家族墓园里。他父亲把一共三张专辑送给我们家听，讲着他的生平，急管繁弦，紧咽的嗓音捣着心口好大一个破洞哇。

现在，陈宁像爵士钢琴弹出她的第四本书，有谁知晓？我就吹起萨克斯风瞬时迎上去承接。爵士总是当下，乐手们现场见，唯有当下。

迎上去承接，在这一点上，我阅陈宁此书至中章，愠怒起来，啪地立起暂且停阅。

怒在哪里？这本书界定为短篇小说集的风格练习，为何书里的诸多善男子，遇见善女子，竟没有一个足够迎上去承接。

我是见过一对老年夫妻，就点名吧他叫劳伦斯·卜洛克，出版他全部书的出版社邀他从纽约来，我热烈做一名书迷的频频出现于他所在的场合。那天在紫藤庐，茶桌上四个人，我对座是舒哥与卜洛克太太莲，笑语晏晏的莲，让桌边大瓮插有杏花枝子和洋溢奔泻的亮黄迎春花，当场逊色。我看不见旁座的卜洛克，但我看见对座的莲生动多姿。只有被喜欢着，与喜欢着，才会这样生动。一向习惯于看见老夫老妻的彼此漠视，也许更多时候的彼此厌憎，我屏息享受眼前正在发生的奇迹。我猜想，是卜洛克看着她的眼光，使这个奇迹发生。不，我肯定，是卜洛克凝视的欢喜的眼光，像《E.T.》电影里一盆萎死的大丽菊在E.T.的着意注目下施施然复苏。

陈宁书里的善男子们，为何怯场？没有男子欢喜注目的眼光，女子娟姿只好独自卓越，世界不再会有奇迹。

待我阅至下章，书结束于，“而我将要说的是，我们时代的爱无能。”

果然，陈宁破题，此书她是自觉的。

爱无能，时代的空气是这样。我看见，我相信（不、我按键），我记得（不、我上床），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困难的事。如果当下即存在，这样的当下，是存在于我相信这件事还存在的时刻里。我相信我相信，这样的血肉之躯，多么有力气，多么值得爱。

有那认真的善男子，那么早慧敏感到这个，那时他很年轻，用他仍然还多水多汁的血肉之躯润湿着周围干稀的空气，独奏出存在。而且他用那种年轻不让步不妥协的口吻说，pure existence，纯粹的存在。单纯的存在，完全的存在，就只是存在。

这样的存在，有吗？当然有，有得很，稽古留下了无数记载，随意摘三例，“一沙一世界”，“一花一妙法”，“一音破万冥”，大众皆熟知的格言。然而，然而我们时代的爱无能，注定了只能是，求诸当下的存在于不得。

于是认真的善男子，乞援于一艺。艺是什么？是风格练习。“练习之要旨，正在于练习。”善男子吹出来的乐句是诀句啊：“没有人知晓，日复一日，我是如此焚膏继晷的练习着。”膏尽人去。

还是女子有修复力。一次一次的，自我修复与更生。

“提着满袋的菜蔬绕场一圈，我总不期然兴奋起来，感觉生活的热情，就在那些高低音交错的叫卖声和我手中的钱包之间。”

《交加街38号》，陈宁此书，我阅读女子贴于物的实感（修复力从这里来），闻见理性的芳香（理性是有香气的），看到一定不麻烦人不惊动人的贞静笑颜，体会节制着的爱慕和同等量的寂寞（爱慕有多大寂寞就有多大）。这些，恰恰正在眼前，九月秋凉的娟姿。

这篇读后感，且作为一首爵士二重奏，萨克斯风的我吹奏道，我愿做那欢喜注目的眼光，教好花长开。陈宁娟姿，用她书里的句子（广东话）应答着我，无穿无烂，没破没洞，我们健在如昔。

目录

上：交加街38号

- 夜路 /3
- 街角 /9
- 咖啡店，再相见 /15
- 旅馆 /21
- 电车 /27
- 图书馆 /35
- 渡轮上 /42
- 对面的风景 /49
- 斯德哥尔摩 /57
- 大家乐，或大快活 /65
- 北方 /72
- 房间 /79

中：情诗三章

- 蓝白红风格练习 /87
- 变奏三首 /90
- 日常的爱·短诗八组 /94

下：爱无能

- 荒城之月 /105
- 情人（又名：纽约·巴黎）/114
- 理想的爱情 /121
- 爱无能 /125

附录：“不如我们重新开始。” /131

上：交加街 38 号

夜路

有天突然发现，恋人们散落在不同城市。不知在哪一个点，我们失散了，各自走在不同路径上，以为还会有相遇的时刻，却惊觉，原来早已走进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
一天夜里，与深爱的他，走在香港闹市街头。从电影院里走出来，他说，我送你回家。于是像往常一样，从铜锣湾一路走回湾仔。我们不走电车路，不走灯光璀璨的地方，只走偏僻暗巷。也不说话，不拉手，只是肩并肩走着。他长得高，说话的时候，我得抬起头，才看到他的侧脸。这样的人，习惯了迁就周遭身高不及的人，肩膀都缩起来，弓着背，广东话说“寒背”。背是寒的，心却是温柔而暖的。长得高的男人，假若温柔而儒雅，甚至有一点谦恭，多少是“寒背”的，尤其惯于俯身跟别人说话的

时候。

一起走过的夜路，我都记得。我想他也记得。但是路上的景物与掠过身边的人事，毕竟都不重要。街角偶尔传来猫咪呼叫，反倒会引起我们的注意。这时候，我们总是有默契地停下来，温柔地望向猫的方向，投以怜惜的孩子之眼，甚至回以类似同类的“喵喵”回应。他爱猫，我是猫。

唯一的亮点，是一家接一家便利商店。亮澄澄的，标示着我们的路段。没有半点赶路的心情，我们走进光之所在，在一排排货架上挑出对方喜欢的口味，交换内敛而深情眼神：我懂得你。买下一些零食，只为了不要空手离开。他接过那小袋便利商品，也没说什么，而我却已感觉到那浓浓的爱惜，在这沉默的男人面前，要懂得沉默的艺术，把说话交出，换回感受的能力。单凭自己的判断，相信爱的力量，继续走下去。

在另一个城市，一个我不熟悉的城市，是他还是他，这段路走得很是艰难。路上除了我们就没有别人，一个也没有。我们的步伐轻轻柔柔如夜行的猫，生怕惊醒城市梦中人，更怕破坏宁静的爱的氛围。只有走在他身畔的时候，我感到他完全属于我。他不再分心，分神照顾别的事，别的女子，只专注于走路，协调我们的步伐。我们走得一样快，虽然不赶路，却像是急着到达某个终点。但我们之间，从来没有终点，也许相遇即是终点，相遇是

为了分开，为了失散。

后来我们谈到，为什么这么久才遇上，才爱上。好像以前的路都是白走的，但是共走了一段路之后，才黯然明白，不过是为了护着对方走上另一段路。没有他，不会是今天的我，没有我，他不会是这样的他。分别的时候，我们忍着泪，一声不响。如今回望，甚至不觉得是一种分别，我们还是如常在夜里走路，很多人一块走，只有我们单独走，但我和他心里都清楚，那是两个世界两条路了。

我记得一些电影里的恋人走路情节。比如《断了气》里的尚贝蒙多与珍西宝，在左岸的大道上来来回回，边聊边走，街是背景却也是恋人的舞台。因为路不够长，不能把调情话说个够，就只得往回走，来来回回，把路延长，把谈情的时间延续。这是一条中途站，彼此只是对方的行旅，是驿站而不是终点，之后还是各走各路的。

吉田喜重的《秋津温泉》，温泉老板娘冈田茉莉子送书生到火车站，路上拉拉据据，欲断难断。这一段路，上坡下坡，在树林里，在车站边，好似走了一生，到最后仍然是放不下，离不开，自以为是的潇洒到最后还是舍不得这个男人，预言了终局无奈的人生与爱情悲剧。明知是一条不归路，明知总有尽头的时候，为什么还是执意走下去呢。对书生来说，回到秋津温泉，疗



伤与休息，都只是人生的其中一条歧路。在东京，有什么等着他，那才是他要走的大道。人生不过如此。然而对于苦苦守候在秋津温泉的茉莉子，秋津是世界的所有，出去的路只有一条。他走进来，那就是她能期待的所有。即使是日本电影新浪潮的旗手之作，却仍然抹不掉日本民情里的悲剧色彩。乡郊的路，毕竟跟城市的路接不上。

我和他的路，有时重叠有时分歧，走着走着，渐渐丢失了彼此。他知道我喜欢走路，只要单独在一块，就会在街上胡乱地走。有时混着一群人，虽然分开走着，还是不时交换眼神，确认仍在同一条路上。可是这些夜里的路，毕竟也渐渐远去了，没入黑夜，在他城或是我城，混合在其他同城的脚步声里，没有了自己的声音。命运是这样地愚弄着我们。

很想念对方的时候，也是胡乱披衣上街暴走。不为什么，只是在移动中暂时忘却思念的感觉，祈求周遭景事的急速转换，能把心里的风景也改换过来。留在秋津温泉那个，无法离开是因为眼前风景的不变与日渐凋零，岁月堆积自恋的深情，思念变成打发日常日子的道具。在东京拼搏那个，总可以找着新鲜的着陆点，不断更新心灵，遗忘故乡故人。

不能停下来，即使是不爱，也必须走路，白天走，夜里也走。唯移动才能感觉存在。世界没有把恋人遗弃。当恋人停下

来，窝居于小巢穴，爱情灭亡，止息。只要其中一人仍然继续走，另一人总不能待着不动，必须抬头挺胸，甚至仰起头，望着高大挺拔的他，加紧追上去，永不要让自己被遗下，被留在不变的原乡。永不要像秋津温泉的茉莉子，在守候里油尽灯枯，自己燃点自己的爱情。就因为共同走过一段路，当明白，并肩而走是多么难得。不能太快不能太慢，必须稍稍迁就，交换默契。只因是同路上所以爱上，失散也只因为不能一起走路，细味身边景致。

我记得，和你在夜里走过的那些路。

街角

再回到巴黎的时候，我跑到我们常去的街角。毕加索广场。角落里坐着罗丹雕刻的巴尔扎克像，教艺术史的老师说，罗丹为了引出巴尔扎克的灵魂，造了好多个模，最后选了这个穿着晨衣的造型，没有写实的线条，但倒是勾勒出故事大师的神采。走过马路，我总对大师点点头，有时阳光刺眼，雕像只是一团浮浮的黑影，在路上冷眼看着人生。看着人生，老师说。像一首歌，Marianne Faithfull唱的《As tears go by》，“我坐着看着孩子玩耍，做着我从前做过而他们却觉得很新奇的事，我坐着看着，泪水缓缓流逝……”毕加索广场上的巴尔扎克。

我想起我们的巴黎，有时候会想起这首歌。

街角有一家报纸店，每星期三，我到那里买一份当周的